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歸原 正法度主僕受責

詩曰：虎皮羊質腹空虛，爭奈當場一字無。
碧水源流堪絕倒，世人何事重青蚨。

話說原豐縣大尹奉劉廉訪公文，將關赤丁等竇批解入建州司內來。劉仁軌先叫虞候問其情曲，次喚關赤丁二人反覆詳審，復取縣卷細看，大笑道：「縣官糊塗，不知憲法。竊盜官衙無價之寶，律應取斬；岳廟前放箭射人，與白晝持刀殺害同例，亦應處死。為何擬問脊杖一百，刺配邊州為軍？甚不合律！」喝將二人行杖。二人哀號道：「小人等日受鞭笞，兩腿爛腐見骨，求爺爺寬恩饒耍寧可問成死罪，一刀過了也得乾淨。」

劉仁軌喝左右驗臀，果然兩腿血肉淋漓，臭穢難淨。劉仁軌道：「姑且監禁，再候復審施行。」把二人押入獄中，發付虞候在外伺候。此時瞿琰已知二人取到，差人往監房裡，吩咐轄牢人役等好生看管二人。這一班禁卒誰敢違慢？終日價取酒肉與二人吃，將養數日，漸能掙扎。瞿琰又令人暗通關節，臨復審時切記如此對理，可保人財兩得。這二人感激，謹記於心。印府虞候每日進司稟催發落寧家。

劉仁軌令獄內提出二犯，細加研審。關赤丁道：「小人雖遠方人氏，原有身家，出入西番，收販珠寶，已經二十餘年。況岳廟中聖會，小人年規進一炷香，就便賣些珠玉玩器，以圖一樁生計。不料偶遇印相公貪賴玉蟹，強扭小人為盜，送入縣中，不由分辯，加以重刑擬罪。今日得見爺台辨明冤枉，雖刀斧加身，死亦瞑目。」劉仁軌笑道：「賊證現存，金創可驗，罪當情真，何須強辯！」關赤丁道：「青天爺爺在上，凡失盜追賊，必須當堂審驗的實，果是真賊，甘心受罪。今印相公暗將寶物藏匿，捕風捉影，平地陷人，小人怎肯甘心？況印相公既是失主，又有金創，理合親赴憲堂與小人等對證曲直，為何倚勢滅憲，反令利口虞候出官搪塞？只此兩節，情弊顯然，乞爺爺作主，救拔小民則個！」虞候道：「小人家主本該親見天台候審，公文上未奉拘喚，不敢擅行冒犯。又臂膊上箭傷深重，難以行動，求老爺體情寬赦。」賁祿道：「你家主雖係內相豪姪，也不應抗拒天台。你講傷重身危，不能舉步，那一日縣廳上是誰與縣爺斷講？那一味支離閒話，怎瞞得天台？關赤丁玉蟹雖係活寶，尚不認人，小人那猴子，畜養身伴，將及三載，呼則來，喝則去，搏練馴熟，你只喚家主帶了猴子來，爺爺案前面證，東西兩旁呼引，那猴子歸於何處，便知真假。」虞候不能答應。

劉仁軌道：「二犯之言似乎近理。」喝眾人暫退，令該房寫成文票，立刻投下縣中，轉拘印公子至憲司親行對理。印星接心腹親朋商議，眾人斟酌道：「憲台拘請，公子若不親去證明，必致深疑，反寬其獄，大概去的為是。」印星只得帶寶乘車，跟隨十餘個僮僕幫閒人役，回到司前。當夜，一行人權寓客館安宿。

次早換了褻衣舊幘，直入司廳。少頃，擊梆起鼓，廉訪升堂，各州縣呈上申詳公務，並一概牌票、文冊，查勘僉押已罷，印星才得上前參謁，禮畢，劉仁軌拱起，躬身立於案側。

劉仁軌道：「數年前曾在京都與令叔老公公一面，甚承眷顧之私。適聞尊府失去寶貝，慮縣官不明，或致賊徒漏網，故下公文取重犯到司嚴究，擬以大辟。奈二賊抵死不服，定要與賢契面證一番，死亦瞑目。餘疑有誤，故召賢契審明，方可成獄。汝可將失去寶物根源與賊當面一證，使彼心服供招，死而無憾。」印星把廟前事體，虛詞假意，牽枝帶葉講了一番，又道：「治生箭創疼痛難熬，寢食兩廢。昨見老大人拘喚，匍匐前來，與賊面證，乞老大人垂憐憂弱，重究賊情，正法除奸，不勝感戴。」劉仁軌令取出二犯，跪於階下。

關赤丁一見印星，高聲叫屈。劉仁軌大怒，喝道：「這是什麼去處，輒敢厲聲喊屈？」令左右兩頰上掌了數下。關赤丁哭道：「爺爺縱打死小人，小人畢竟要辯一個清白！」劉仁軌道：「誰叫你不講？今據印公子之言，分明是你二賊盜了寶貝，復行暗害，有何理辯？若待理屈詞窮，登時活活打死！」關赤丁道：「印家爺爺，你那玉蟹從何處得來？是甚時盜去？食何物件得以長生？藉甚滋扶以致光潤？鉗足腹蓋多少紋縷？渾身稱估若干分兩？你若還得清白無差，咱家甘罪不辯。」印星道：「我既收藏此寶，豈不識其根苗？這蟹出於西番海石之內，乃一番僧收取獻於叔父，售價千金。是舊歲十月朔夜，因有家宴，被汝二賊盜去寶貝，現具失單存縣。此蟹受日月之精華，所以長生；食五穀之粒砂，身生光彩。腹紋深而蓋縷淺，鉗含九齒，足聚黃毛，廣平稱兌二兩九錢八分七釐一毫。當堂查驗，稍有差失，罪當反坐。」

關赤丁道：「咱家那日賽會之時，曾把玉蟹根由對香客講來，被你竊聽了。昨日憲爺移文拘喚你時，豈不將紋縷輕重稱估明白？今日強來對理。印家爺還有一件脫空處走了馬哩！」印星佯笑道：「你且講，我有甚脫空處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這玉蟹渾身潤潔，燦燦有光，都傍著石池中一泓碧水養著他哩！」印星道：「我豈不知是碧水之功？你眼眶內有一雙珠子，少頃瞧那蟹子放在池子裡麼！」關赤丁道：「你但知這蟹子養於碧水之內，豈省那碧水的源頭山處？你講的來，咱家甘心認罪。」印星道：「我既能收藏寶物，怎不識碧水根源？我若講出，汝必盜聽，強辯飾非，何分真偽？」劉仁軌即令直堂吏辦取紙筆，給與二人，各寫出碧水根源，當堂試驗，見其實跡，涇渭自分。

關赤丁磕頭道：「青天爺爺主見甚明。」二人寫畢呈上。劉廉訪暗暗觀時，關赤丁寫云：

西番青海之濱，地名可跋，有一珉石；高丈餘，方圍數人，峻嶒屈曲，狀若假山。有竅如蟲蛙者，石中貯水一泓，其色碧，其性溫，名為天空。盛暑不涸，隆寒不冰，縱使烈火燎烹，只微熱而不沸，任煎熬終日，不減纖毫，故能藏貯寶物，可經千載不壞。天台不信，面請試之。蟹入他水，則盤旋不定；一居此水，則寧靜自如。

劉廉訪又看印星寫云：

此水出於坤倫山鼎，在那山鳳李留出來的，言色筆六，清冷可愛。蟹兒車魚水中，七交相入，自能長生不死也。

劉仁軌看了，大笑道：「賢契好筆段，好文法！」印星躬身道：「不敢。」劉仁軌將二紙藏於袖中，問道：「賢契，這碧水出於崑崙山頂，果曾目見的麼？」印星道：「水之出處，是那番僧賣與治生時節講的，治生實未曾目睹。」劉仁軌又道：「何以知其『漆膠相入，長生不死？』」印星道：「凡蟹皆穴於沙土水澤之中。惟此玉蟹，是天地間秀氣所鍾生成的異物，得此名山天然流注之水，自然相合，以寶會寶，可致長生不老。」

劉仁軌又道：「倘遇降冬嚴寒之際，水結為冰，玉乃柔脆之物，豈不凍損？」印星道：「每遇寒冬結凍，晴明則曝於日下，陰雨則以綿錦包裹，焙於熏籠之內，自無妨害。」劉仁軌又道：「石池之水有限。日晾火熏，豈無折耗？」印星道：「池水不過三升，熏曝之後，亦耗數合。陽春和煦天氣，隔夜用青布幔十餘幅覆於草上，侵晨取露水添足其數，故常溢而不淺。」

劉仁軌再欲問時，只見關赤丁笑道：「公子已前議論，咱家也不辯問。但石池內那一泓水，感受日月精華、山川靈氣，不知經幾千百年之久，積成聖水，非同容易。那露水乃陰陽潤澤之氣，陰盛則凝為霜，陽盛則散為露，其性同於雨雪，入流動之處則生，歸凝滯之地則死，性與聖水懸隔，豈宜混入？設有一點露水相雜，其寶必死。公子這話更是脫空，只好謊那局外之人，怎欺得咱家在行人物？」印星聽了這一片玄妙之論，張目不言。

劉仁軌道：「汝兩人不必爭辯，取二寶過來，當面一試，立使物歸其主。」印星無奈，令虞候將赤猴、蟹匣捧進堂上，書吏接了，放於公案之上。劉仁軌看這赤猴渾身細毛，一似胭脂染就，臂長腳短，兩眼有光，頭顱至於足底長不過五寸，心下歡喜世間罕見之寶。

令印星站於案左，令賁祿站於案右，二人高聲呼喚，看猴子身投誰處，便是原主。賁祿從堂下走近案旁，那赤猴正四面觀望，

忽見了賁祿，高聲嘶叫跳躍起來。賁祿又叫一聲：「赤兒，我在這裡！」赤猴眉開眼笑，恰似故人相遇一般，在公案上滴溜轉紡車兒相似，一連旋了幾個轉身，豁刺地一聲響，已跳入賁祿懷裡。劉廉訪反吃一驚。上下人看了，個個歡笑，只有印公子一似泥塑木雕，睜眼呆看。那猴子鑽在賁祿懷抱中，抓耳撓腮，跳躍不住。劉廉訪笑道：「物有靈性，願歸窮主，與那趨炎附勢、棄舊憐新奴輩，霄壤懸隔。正所謂寧度眾畜生，莫度人也。」對賁祿道：「此猴的係汝物，還汝去罷。」賁祿叩頭道：「謝老爺天恩。小人得還原物，又且湔除下賊盜臭名，丟了一條窮命，願爺爺萬代公侯！」

劉廉訪又令取出一副鍋灶來，引火伺候，親自打開錦袱，掀去匣蓋，果見石池內滿泓碧水，玉蟹端居水內。劉廉訪舉蟹細觀，玉色華潤，光彩奪目，十分可愛，喚合堂書吏人役瞧看。眾人見了，無不嘖嘖稱羨世間奇寶。劉廉訪捫弄一回，將錦帕包裹，藏於印匣之中。令人刷洗鍋子潔淨，將石池碧水傾下，燃起灶中薪火，燄騰騰燒了半晌。劉廉訪以指試探，這水果然奇異，微溫不沸，並沒一些泡沫，兩旁書吏看的寂靜無聲，印星愁疑惶惑，無知何故。劉廉訪復喝添薪鼓燄，烹之良久，其溫如故。急令滅火，依舊將碧水傾於石池，細驗水跡舊痕，不減毫忽。劉廉訪拍掌笑道：「果然聖水靈異，關赤丁之言不謬矣。物歸故主，更復何疑？」印匣中取出玉蟹並石池，交與關赤丁道：「汝可收藏鎮密，速回故鄉去罷！」關赤丁正待接寶，印星雙手捺住道：「玉蟹實係治生之物，老大人何故斷與他去？關赤丁你是遊方插科棍徒，善於幻術魔遁之法，大人焉可輕信，使其漏網得寶而去？」劉廉訪怒道：「胡講！他既能魔遁，怎使汝奪寶誣賊、監禁戲楚？你只看他遍體瘡痕、伶仃苦狀麼！」印星又道：「那猴子誤識其主，被此賊強騙而去，兀自有三分理；至這玉蟹，實是治生重價所售，畜家已久，怎聽光棍無影之言，白白占去？乞老大人作主，終不成這玉蟹也認的故主麼？」劉廉訪笑道：「蟹雖不認其主，現有親筆紙條，可為實據。」將關赤丁所寫碧水根源擲於案側。

印星瞪目細看，顛倒念了幾遍，才省得碧水源流確有來脈，欲待隱忍不辯，又慮情虛反坐，被人笑話。當下跳起身來，厲聲道：「關赤丁一片詭言，希圖騙寶逃罪，老大人不察一面情詞，反庇二賊，治生棄死面奏朝廷，畢竟辨明冤屈，怎肯縮首無言，反受小人之害？」劉廉訪大怒道：「哦，哦，我是個小人！無知賢子，擅作威福，白晝劫掠寶貝，情同強寇；誣告平民為盜，罪應反坐。我因與汝叔有一面之交，以理警諭，成全爾做一個好人。誰想菽麥不分，出言挺觸，我便執法與汝做一對頭，便待怎麼？」躍出公座，揮關赤丁收領寶物速去，喚軍校把印星拖翻，喝教行杖。印府眾虞候見了，慌的滾入堂上，哀求代家主受杖。劉廉訪振怒，盡教逐出。印星見此光景，諒來掙揣不起，忙改口道：「治生因一時不明，忿怒中出言忤犯，乞老爺看『斯文』二字饒恕，以全體面。」劉廉訪呵呵大笑道：「好一個『斯文』二字，豈不活活羞死人也！你看世上幾多惡少，倚著父兄勢耀，戴了一頂儒巾，穿了一領公服，出入官廳，戕虐良善，目中不識一丁，面皮厚有三寸，提起這樣斯文，更為可惱！」拍案喝教行杖。軍校們啞一聲喊，將印星拖翻在地。

印星高聲喊叫：「乞暫停杖，待伸一言，受責不辭。」劉廉訪喚：「且住手，有話速講！」印星道：「小人說『斯文』二字，實為有愧，懇爺台念家叔一面之交，垂憐寬宥，恩切再造，沒齒不忘！」劉廉訪道：「汝講面奏朝廷，辨一曲直分明，是要與我做對頭了。大丈夫寧死不屈，為何乞憐於我？」印星道：「小人失心狂悖，肆言忤觸，爺台加以鞭撻，理法允當。但小人金創舉發，痛苦難禁，今復受刑，頃刻斃於杖下。小人死不足惜，但家叔無子承繼小人，小人若死，宗嗣必絕，望老爺體好生之恩，念家叔情分，寬恩饒要不惟小人感戴，舉家存歿沾恩。」劉廉訪暗忖：「本該一頓竹片，開除了這廝，為民除害。可惜印門絕後，有傷陰鷲。」

當下夾罵帶說的發落了一場。正待舉起硃筆，復沉吟半晌，又權法律大全看了一會，方才動筆寫下一行大字。不知擬印星何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